

## 生活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 老范和许大来出了派出所

范、许互相一对眼:“下一步,没啥事,我们哥儿俩就告辞了。”“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吧?你们以为这是菜市场呢?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按规定,我们还得对你们二位进行调查。”“调查啥呀?”“核实你们的身份。”方警官继续说,“调查期间,你们待着也是待着,各自写一份检查。”老范和许大来再一对眼,老老实实在坐了。背靠背一蹲,各自找张凳子,在上面开始写检讨。范春雷边写嘴里边念念有词:“……我要深刻反省,翻然悔悟……”忽然卡壳了,回头问许大来,“哎,大来,那个翻然悔悟的翻,是翻跟头的‘翻’还是打麻将那‘番’?”“不是,都不是。”许大来对着空气比画半天也没说清楚,“算了,不行换个词吧。”“行,那我就……深刻反省,哎……洗心革面是成语吗?”“我正想用这词儿呢!”“那成,洗心革面给你了。我来这个……痛改前非!”老范这自我批评的能力,不是吹,那是真过硬,靠了小婉多年的锤炼给累积起来了。

“写咋样了?”方警官进屋了。“就差落款了。”方警官点点头:“你们俩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怎么样,我们饭店怎么评价我的?”老范问。“你的口碑还不错,你们老板说你,优点是,热情;缺点是,太热情。”这评语明显超出了老范的预期,他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方警官又对许大来说:“你的情况也查了,调了一下资料,看你也没什么前科,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权当是误会了,就不算无理取闹报假案。不过,以后啊,说话不要夸大其词,年轻人要实事求是,别动不动就枪啊炮啊全出来了……”老范赶忙过来打圆场:“主要吧,是我当时装得太像了。呵呵,有点儿天生演技派的意思。”“行了,握个手吧,你们俩可以走了。”方警官并不多说,简单明了,处理完毕。

老范和许大来出了派出所。刚一出门,只感觉阳光刺眼。“啊,自由的感觉真好!”老范又即感慨了一下。“唉,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许大来悲从中来。“谁是犬啊?你是指我啊,还是指人民警察啊?”“我是说我原先的老板。”许大来愤愤不平。

老范看着泄气的许大来,一本正经地说:“不要灰心,不要泄气,男人没有失败,只有未来,雷哥别的帮不上你,将来想吃豆腐了,找我。”“吃豆腐?”雷哥豪迈地表态:“我在饭店是专做豆腐的,你找我吧,我给你打折。”“豆腐那就不用打折了吧。”“你没明白,大来。一种豆腐能做成上百种菜啊,我是专做豆腐宴的。”许大来动情地说:“雷哥,在我最低迷的时候,能够遇到你,也是我的……福分和幸运。”“这么说,你太高看我了。”“都这把年纪了,只会做豆腐,还能这么坚强地面对生活,我还有什么可灰心丧气的?谢谢你。”许大来说越激动,用力和老范握了握手。老范也动了感情:“你这话虽然听着有点儿别扭,但是,能对你有所帮助,我也非常高兴。”两人握握手,然后互相告别。临走时老范招呼:“别忘了留个电话,有事咱们交流。”

许大来用力点点头。老范骑车回家。刚到家门口,就见了小婉正和周岚说话。周岚是齐大妈的女儿,三十岁出头,美貌中透出一种职场的干练气息。她也是老范的干妹妹,从小和老范就是左邻右舍,一起长大,两家多少年的交情了,真比一家人还亲。

小婉正在羡慕周岚的奥迪:“换新车了?”周岚点点头:“子林上个月送我的,生日礼物。”“啧啧,真敞亮!看看这女婿,你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周岚却不置可否,浅浅笑一笑。

子林就是周岚的丈夫,还是小婉在自己开的婚介所给周岚介绍的。张子林是标准成功人士,可齐大妈却看不上这个女婿,说来原因也简单:就因为张子林是二婚,还带着一个挺大的女儿张雪。老太太一听自个儿闺女要去给人当后妈,当时就老大不乐意,连带着看了小婉都不大得劲儿了。

没奈何,周岚和张子林的感情越处越深,终于发展到结婚这一不可收拾的境地。老太太也不再说什么了,可心里始终疙里疙瘩的,到现在也不去女儿家住,还是住着老房子,宁愿让老范这个干儿子照顾,也不沾亲女儿女婿的光。

周岚倒是孝顺,常回家来看看齐大妈,但娘儿俩一说到张子林,话题就继续不下去了。周岚跨步刚要上车。老范在后边招呼:“老妹来了,咋这就走了?”还没等周岚说话,又转头冲小婉嚷嚷:“了啦,了啦,都了啦!失主找到了,完璧归赵了,皆大欢喜了,我跟领导打个招呼也该上班啦!”

05



## 生财之道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架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大众理财的普及扫盲版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需”的概念。

## 会赚钱您就有钱吗?

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我们总觉得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何让现实离梦想近一点,再近一点呢?这就需要制定理财规划。

先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章小蕙,钟镇涛的太太,她先让自己的第一任丈夫钟镇涛破产了,两人离婚以后,第二任男友飞蛾扑火,于是又一个男人破产了。Shopping是她最大的爱好,这让很多女孩子心有戚戚。但人家的段位不一样,就是她只要看上哪件衣服,哪怕飞到非洲,也一定要买回来。钟镇涛曾在回忆录中讲过一则他们早年婚姻生活的逸事,章小蕙有一天晚上做梦,大概是梦见了一件靓衫,然后在梦中大喊一声“so beautiful”,钟镇涛浑身一战,知道第二天信用卡只能自求多福了。

再一个例子就是拳王泰森,这位老兄最近在演电影,但是他演的A片永远不可能在中国上映。为什么这样一个享誉全球的拳击手,会沦落到出演A片呢?因为“我需要钱”,泰森说。这也难怪,他当年身价超过4亿美金,但他挥霍的能力也超越了大家的想象,每月生活费40万美元(还不包括买名车和别墅),宠物则是一只每顿吃掉一条马腿的名叫“肯亚”的白老虎。

总结一下这两个例子,首先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很能赚钱;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性,就是都不会理财,即对自己的财富没有规划。所以,能不能赚钱和有没有财富是两个命题。

每个家庭都坐在一架财富之车上,那么,您家是双轮驱动还是独轮车呢?这话怎么讲?就是看看是怎么赚钱的。是靠劳动赚钱,还是靠投资赚钱?

打拳也好,唱歌也好,拍电影也好,都是一种劳动付出,这和我们每个人上班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而已。这是一种收入,也就是小车的的一个轮子。另外一个呢,是您通过劳动获得以后,没有完全消费掉,剩下那部分积攒下来的资产,资产是能赚钱的钱,这就是小车的另一个轮子。

理想的资产配置应该是,刚工作中收入的轮子越来越大,三十岁以后,资产的轮子跟上,与收入的轮子逐渐并驾齐驱,并最终超过收入的轮子,当您仅凭资产的轮子也能稳稳地行走时,这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是这车可不能瞎跑,更不能跑到哪算哪儿,否则纵使泰森那辆4个亿的豪车也跑成自行车啦!所以理财的目标和规划很重要,就是到底要干吗?如果我就是想穿世界上最好的衣服,买最好的首饰,或者像泰森那样想养老虎就买老虎,您也得看看有没有人为您买单。

您知道吗,其实每天您都在理财!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徘徊在山底下,最终我们要通过理财到达山顶。山顶是什么?是幸福。理财是一种手段、一个目的,为的是最终到达的终点——我们的幸福。其实,中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若干部分,比如说您的房产规划,几年之后您可能要买个房子,或者您有钱之后换个大房子。比如说教育规划,您的孩子一定要出国读书,需要多少钱。比如说保险规划,您要为您的家人买一份意外险,您自己要买份人寿险,等等。比如说创业规划,您是自己做事,还是在公司做,您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养老规划,每一个人都会老去,年老的时候我需要花多少钱,我需要什么时候攒这笔钱?所有这些,其实都



涵盖在一生的理财规划当中,也就是说理财关乎您一生的生活质量、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理财,实在是个门槛低却又技巧极高的工作,每个人从生到死每一天都在和钱打交道,不管您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每天都在理财,都在为自己做着各种各样的规划,只不过,有人越理越少,最后穷困潦倒;有人则理得活色生香,其乐无穷。

理财其实是一种个人或家庭的人生规划,它的技术目的是通过善用钱财,尽量使个人及家庭的财务状况处于最佳状态,它的现实目的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短、中、长期的生活目标和规划,它的最高诉求是内心的平和满足,人生的幸福。

写到这里,我想起,经常有人说理财就是炒股票!其实,投资与理财尽管经常被相提并论,但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理财是制定战略,投资无非是其中关键的一场战役,是为理财目标服务的。理财与幸福有关,投资与输赢有关。理财永远都是好时候,投资却不一定都是好时候。怎么理财要看您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投资要看市场给您什么样的机会。

如果理财是一件每个人都一定要做,而且是已经在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花一点时间,掌握一些规律和技巧把它做好呢?相信我,它不会比您八小时内正在做的那些事更难。

01

## 惊悚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实录。整个故事神奇诡异、悬念迭出。

## 突然的黑暗让我们措手不及

小兵说他们的皮筏子被水流带着,一直被冲到大坝边上。他们找了一处地方爬了上去,刚上去袁喜乐就疯了一样开始跑,他和陈落户一直就追到了这里。我哑然,水坝内的建筑结构之复杂,袁喜乐居然能够一口气跑到这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她对这里的结构非常熟悉,她肯定来过这里。我突然有点悲哀,她肯定是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能够回到我们遇见她的地方,见鬼的我们竟然又把她们带回来了。

在睡醒之后,我再一次尝试和袁喜乐交流,不久宣告失败。我只好开始和副班长他们商量离开的路线以及方法。可我们当时全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归途,而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当时都没想过,窗外的雾气会维持多长时间?一天,或者是一个月?在讨论中我无意中提了出来,才都有些慌了,本来都合计好要利用马在海留在暗河边的气筏子顺暗河退回去,如果雾气真的长时间不退,跟着许多问题也随之出现,食物还好说,我们还有些压缩干粮,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水。我们几个人现在只有不到两壶水了。

这时候马在海说,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待到雾退,我们恐怕需要很大的运气。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说不定还有转机,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里面也许有水。我说这里哪里有那种管道,他立即蹲了下来,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里面也许有水管。

我看这管道口窄得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人怎能钻得进去?一帮人挨个试了试,发现完全没办法,几乎连个头都进不去。我沮丧地坐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我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显然是电线老化终于烧断了。

突然的黑暗让我们措手不及,陈落

户一下子吓得摔倒在地上,隔了大概五分钟,一道手电光打了起来,打起手电的是马在海。我看着那道亮光在屋子里绕了一圈,突然感到了一丝异样。随即就跳了起来,因为我看到袁喜乐待的那个角落里,现在只剩下了一只背包,她的人不见了!

一开始我们都不相信,认为是光线不好看走了眼,陈落户掏出了自己的手电,用两盏手电又仔仔细细照了十几分钟。这才承认袁喜乐是真没人了。副班长虽然面色惨白,却和马在海一起蹲了下来,再次去看那个通风口,只有这个地方,是唯一可以离开的地方。

不料马在海刚趴下去,在打开手电的一刹那,却突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惊叫。我被他吓了个半死,忙拾起手电,一下子就看到了管道深处,有一张被严重挤压变形的脸,而我,根本无法辨认那是人的脸,还是什么“东西”的险。

三个人都被吓坏了,过了一会,发现里面并没有动静,这才忍住惊恐,又看了看,发现并不是袁喜乐。副班长胆大,找到了一根在墙壁上焊着的铁丝,硬掰了下来,然后把头弯成钩子,用那钩子伸到管道里,试试了手感,说软软的,随即就一下刺进了那东西的脖沟里,然后用力地往外一扯。

一刹那,我的心猛地一跳,再下一秒,就突然意识到这是什么东西了。妈的,那是一件连接着防毒面具的胶皮衣。我们都松了口气,虚惊一场。

马在海上前,将那胶皮衣扯出来东一块西一块地撕扯成了碎片,里面什么都没有。马在海看到没什么,就又蹲了下去,再次用手电照射那通风管道。我也怀疑这东西是被人用来堵某种物质的,心里想别是毒气或者那种怪怪的雾气,但头伸进管道里看了一阵,并没发现里面冒出古怪。

20

